

试评戴高乐的对美政策

—兼评《戴高乐传》

刘子清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戴高乐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是维护法国利益和恢复法国昔日的大国地位，戴高乐的对美政策是其思想原则的集中表现。作者分析了戴高乐对美抗衡政策的动因和作用，认为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维护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戴高乐传》一书对戴高乐的对美政策的评价是没有道理的。

在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任内，戴高乐将军推行了一条与美国抗衡的政策。这一政策曾使举世瞩目，强烈震动了国际政治舞台，集中地体现了戴高乐政府外交政策的实质，也典型地代表了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思想。今年是戴高乐将军诞生一百周年，又是他发表历史性的“六·一八”抗德宣言50周年，也是他逝世20周年。本文仅就以上几点着笔，以纪念这位法兰西民族英雄。

一

戴高乐与美国抗衡，其内容之复杂，其范围之广泛，其形式之尖锐，其时间之长久，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实属罕见。如若认真分析，不难看出，这一政策还带有一些引人深思的特点。

作为军人，作为政治家，戴高乐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戴高乐对美强硬，由来已久。1940年，他在法国国家沦亡之际发起自由法国运动时，寄身英伦三岛，人不过万就为争夺北美纽芬兰附近的两个法属小岛与美国不惜动武。在第五共和国，戴高乐之对美，既强硬又具有弹性，他顽强地对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霸权地位挑战，又不割断与这一西方联盟的政治关系；他独立自主，自行其事，与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寻求谅解与

合作，与美国在亚洲孤立打击的主要对象中国建交，又与美国一起坚持着反共立场；他拒不理睬美国的引诱和压力，建立了法国独立的核力量，又不放弃与美国的战略联系；他限制美国在法国的投资，向着美元霸权频频发起冲击，又密切保持着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他对美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法美关系曾到了破裂的边缘，又一直设法维持着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这样使美国的决策者，既愤怒又无可奈何。美国驻华大使查尔斯·波伦在其1968年离任前夕哀叹，“既然戴高乐的态度如此，任何改变法美关系的机会看来都是极其微小的。”^①这种坚韧的意志，强而不僵、硬中有韧的方式，是戴高乐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国独立主权的重要因素。

戴高乐认为，“独立和平衡”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他深知他的“民族大志”是有一定限度的，法国的实力不足以抗衡超级大国美国，因此，他把平衡作为法国外交的原则，也把平衡作为抗衡美国强权的方略，以弥补法国力量的不足，均衡美国的实力和影响。戴高乐致力于欧洲的联合，他提出“欧洲人的欧洲”口号，与美国主张的“大西洋欧洲”对抗，借助西欧联合的力量均衡美国，以使大西洋两岸得到平衡。戴高乐的平衡方略还表现在与苏联的关系上。他再

^①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第650页。

次上台后的第一个倡议就是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1960年赫鲁晓夫访法后，戴高乐来到华盛顿，在新闻俱乐部的讲演中，公开赞扬赫鲁晓夫，并提醒人们注意他在《战争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即在法国和俄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两国结成联盟是自然的^①。1965年2月，他接受苏联建议，同意法苏共同商讨在东南亚恢复和平的途径。1966年，他亲自到莫斯科访问，西方的记者评论道：“现在他以一个朋友的姿态出现，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除了微妙的细节外）来说，他再也不是敌人了。”“听到他6月22日在莫斯科大学提到俄国与法国新的联盟后，记者们大为震惊。”^②在此行前后，法国与苏联缔结了广泛的经济、技术、文化协定，还与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利用苏联制衡美国，是戴高乐旧有政策的重续。在二战中他就竭力主张利用苏联来平衡盎格鲁—撒克逊人。1941年底，戴高乐在致自由法国一个高级专员的电报中就说过：“苏联已经证明它自己是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一个强大的法国和它联合起来会构成一个必不可少的均衡因素。法国最有资格担当这一任务，因为它与苏联没有什么可争执的问题。”^③此后他不断为此努力。1944年7月25日戴高乐在法国咨询会议上公开讲：“苏联政府在战争和未来的和平中，地位都很重要。长期以来，斯大林元帅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有理由希望，法国和俄国在一旦有可能时，就建立密切的合作。我相信，欧洲将来的安全与均势，将有赖于这种合作。”^④同年12月戴高乐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是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戴高乐倡导与之合作无疑有助于提高法国与英美打交道的地位和影响。平衡战略并非戴高乐的发明，其实就是欧洲传统上的均势政策，所不同的是戴高乐不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的矛盾，而且还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为法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服务。

“中立”和“不干涉”是戴高乐标榜的“对外政策的一项原则”，也是他抗衡美国的一个重要方式，构成了戴高乐对美政策的又一个特点。在《战争回忆录》中，戴高乐写道：“从政治，经济和战略观点出发，把靠近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联合起来，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在必要时，使之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自从1944年以来我的一言一行都在为这些问题创造条件，现在法国站起来了，我一定尽力达到这个目的。”^⑤很明显，戴高乐主张欧洲脱离美国，自成一体，形成第三种力量，结束两极分治世界的局面。第二次执政后，他苦心经营巴黎一波恩轴心就是实现这个计划的第一步，试图以共同市场为经济基础，以西欧政治联盟为政治支柱，初步组成一个在法国领导下“欧洲人的欧洲”，一种独立于美苏之间的第三大势力。阿登纳下台后，西德的大西洋派掌权，戴高乐的计划受挫，于是他又举起了“不干涉”的旗帜，把注意力转向第三世界，与美国的干涉政策唱对台戏。1966年，年逾古稀的戴高乐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先后两次访问了墨西哥和南美10国，宣称支持民族独立，含沙射影谴责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和霸权，公开提出了以法国为首的“第三世界计划”。1965年10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严厉谴责美国进行的侵越战

①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80页。

② 布赖恩·克罗泽：前引书，第693页。

③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03页。

④ 戴高乐：前引书，第602页。

⑤ 戴高乐：前引书，第174页。

争是“荒谬绝伦的和极其可憎的”，要求美国“断然地撤出越南”，并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①。此后戴高乐又多次谴责美国侵略越南。1969年，戴高乐声明法国对美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以色列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并谴责以色列危害世界和平。戴高乐标榜“中立”，主张“不干涉”；声援第三世界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控制，为法国赢得了声誉和朋友，带来了利益和支持，冲破了美国孤立法国的阴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甚至认为“戴高乐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和欧洲脱离美国而自治的代言人”^②。

戴高乐深知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他的对美政策本身就是一项冒险的政策，因此不仅需要坚韧果敢，还必须谨慎节制，所以在与美国抗衡中，他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方式，循序渐进，来实现自己对美政策的目标。比如在核武器问题上，他先向美国要求分享核权利，遭到拒绝后不理睬美国的引诱和压力，建立了法国自己的核力量，进而公开抨击美国的核政策，拒绝在英美苏三国《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最后又提出“欧洲核力量”，与美国“多边核力量”唱对台戏。再如在对待北大西洋公约联盟问题上，戴高乐1958年9月向美英正式提议在联盟内建立“三国指导机构”，要求分享决策权，遭到拒绝后，他逐步采取行动，从北约收回了法国在地中海舰队和大西洋舰队的指挥权。1963年他公开反对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英国加入共同体，把北约的分歧公开化。1966年他采取了更重大的行动，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和接管驻法美军基地，并迫使北约总部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一个政治家很难不分阶段就一下子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1958年到1962年法国正陷于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泥潭之中，戴高乐政权也需要一个稳固的过程，特别是法

美实力对比悬殊，这就不容许他对美鲁莽分裂，因之，戴高乐以渐进主义的方式抗衡美国无疑是可取的。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戴高乐作为一位敢作敢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其坚韧和平衡方略，使他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力量不足的弱点，减轻了所承担的风险和所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二

戴高乐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时代，为什么要反对西方阵营的盟主美国呢？是什么因素竟使他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呢？有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大混战”，将此视为狗咬狗的争斗。这种看法显然失之肤浅和笼统。《戴高乐传》的作者布·克罗泽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西方史学家的意见，他的答案是：“戴高乐将军的对外政策——他一贯反美，反得十分离奇古怪……，大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他对雅尔塔会议有一肚子牢骚以及他与罗斯福和邱吉尔交往中积怨甚多。”^③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足以服众的，在理论中陷入了个人决定历史的泥坑，事实上，戴高乐政府与美国抗衡有着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原因。

首先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损害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

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它通过马歇尔计划，主宰了西欧各国的经济，又一手制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西欧纳入了自

① 《阿登纳戴高乐论中苏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22—523页。

② 《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

③ 克罗泽：前引书，第655页。

己的战略体系,使之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前沿阵地。法国由于战争中破坏惨重,由于第四共和国连续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和苏伊士运河进行殖民战争,财政危机严重,成了对美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为了挽救破产,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依附于西方这位有钱有势的大老板,实际上沦为美国的二等伙伴。在军事上美国为了保持核垄断,反对法国独立试制核武器,主张把北约的战略从“核武器是剑,常规武器是盾”改为“核力量是盾,常规力量是剑”,要求法国等国加强常规部队,放弃发展核力量,而美国给予北约的核武器则由美国一家控制,这一招失灵后,它又要求英法把已有的核武器交出来,同美国一部分核武器组成“多边核力量”,实际上是要继续保持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法国要重建自己的大国地位,必然要和美国的霸权地位发生冲突。

其次,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主地位和损人利己的经济政策使法国深受其害,危及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使法美之间的经济矛盾愈来愈尖锐。

1944年,美国通过“布雷顿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从此美元成为美国扼杀竞争对手,实行经济扩张的有力武器,50年代末和60年代,美元一再贬值,使法国等国国库的美元储备不断蒙受损失,因此,戴高乐提出法国要在经济和货币方面独立自主,主张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同时美国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不仅削弱了法国商品在西方市场的竞争力,妨碍了法国的对外经济计划,也损害了法国垄断资本的利益。1938年以后,由于生产过剩和日益严重的美元危机,美国加速向共同市场出口倾销。从1958年到1964年,美国对共同市场的出口额由23.7亿美元增至44.8亿美元。共同市场是法国最重要的市场,1964

年法国有38%的工业品和49%的农产品输往共同市场,这样法美两国在共同市场就狭路相逢。另外,美国的资本大举侵入法国,从1957年初到1964年,美国在法国的私人直接投资由4.6亿美元上升到14.4亿美元,增长了230%。1964年外国在法国的投资为5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为美国资本,美国在法国的投资非常集中,特别是向石油、橡胶、电子、化学、汽车、塑料等技术最先进,发展最快,利润最高的新兴工业部门渗透更为严重,60年代初,美国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外国资本,控制了法国汽车生产的15%,石油提炼的20%,石油销售的51%,合成橡胶的90%,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收购了法国布尔机器制造公司后,美国资本几乎完全控制了法国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美国还在法国设置了许多子公司或与法国企业合开公司,使美国许多商品绕过了关税壁垒,直接打入法国市场,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新兴工业集团的根本利益不仅在国外面临着强大的美国公司的竞争,就是在国内的发展也颇感危机,当时的马赛市长德弗尔惊呼:“除非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资源联合起来建立同美国康采恩大小相当并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同它竞争的康采恩,否则欧洲将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我们经济的殖民化已经开始了。”^①戴高乐政府代表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新兴工业资本的利益,当然不能容忍美国危及法国的经济政策,必然要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提出挑战。

此外,美国与西欧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也是戴高乐推行反美政策的重要因素。50年代末到60年代前半期,美国与西欧的实力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从1953—1958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0.6%,西欧同期每年平均增长

^① 转引自《国际问题研究》,1965年第1期。

6.0%。1953—1963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2%，西欧在同期则增长了106%。美国的黄金和货币储蓄，1950年占资本主义世界总额的71%，1965年降到了22.0%，同期西欧各国则由6.0%猛升到32.6%。此时美国较之西欧，其实力已由绝对优势变为相对优势，西欧对美国由原来经济上的依附者已变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这种实力对比的消长和国际气候的演变，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西欧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而且增强了西欧反对美国控制的能力，使西欧自主自强，推行独立外交，具备了必要的力量基础和有利的国际环境。西欧强国，当推英国、西德和法国。英国没有参加共同市场，经济上不景气，又与美国维持着特殊关系。西德经济发展最快，但是战败国，受条约限制，又要托庇于美国的保护伞。所以法国理所当然就成为西欧独立思潮的代言人。成为向美挑战的先锋和主角。

最后，法美虽为盟国，但历史的积怨甚深。1940年法国败亡之际，保罗·雷诺总理向华盛顿紧急求援，美国态度冷漠，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其实那时只要答应给予援助，即使秘密和有限的援助，也能帮助法国继续抗战。华盛顿方面对于那些签字投降的法国领袖，给予长期的支持，而对那些抗战的人却百般歧视。”^①诺曼底登陆后，美国坚持要对法国实行军事管制，巴黎解放两个月后，美国才迫不得已正式承认了法国临时政府，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拒不让法国参加，法国好不容易才参加了德国的投降仪式，波茨坦会议在罗斯福的坚持下法国又被拒之门外。戴高乐在评述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时指出：“自从美国参战后，罗斯福就认为和平是美国的和平，组织和平力量是美国的任务，遭受着灾难的国家应该听从他的操纵，尤其是法国，应该把他当作救星和命运的主宰，因此法国不以片断的抗战方式

（那样对他就方便了）而以独立国家的姿态站立起，这是与他的意志相违背的。”^②战后法国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美国仍在挖法国的墙角，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美国乘机取而代之，法国军队侵入苏伊士运河，美国威胁要停止石油等战争物资的供应，凡此种种在法国人的心目中自然留下了不满和积怨，使法国人意识到，美国并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和法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不希望保持法国的大国地位，而希望一个消弱的法国，一个受它控制的法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治家都不能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属于一定的国家，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他们的重大决策都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属阶级利益的制约和规定。戴高乐当然也不能例外，他推行反美政策只能取决于法国的利益和实力，取决于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意旨，当然也不能排除历史的因素。另外，任何重大决策，都是由具体的人制定和推行的，所以也不能抹杀决策者的个人因素。作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既是这条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推行者，更没有理由排斥其个人因素，不能否认戴高乐与罗斯福的美国积怨甚多，这些历史旧怨无疑会影响他的对美政策。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戴高乐首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因之与其说戴高乐反美是由历史的成见所致使，毋宁说是由其民族主义思想所决定。

（三）

当戴高乐将军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对美政策就招致了众多的冷嘲热讽和恶意咒骂。当他逝世以后，对这条政策的功过仍众说纷

^① 戴高乐：前引书，第81页。

^② 戴高乐：前引书，第75页。

纭,至今“盖棺未论定”。这里不妨引用《戴高乐传》的作者布·克罗泽颇有代表性的两段话:“这个政策的根本前提是错误的,设想是虚构的,而其后果对整个西方尤其是法国是分裂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①这位作者断言,戴高乐若在1957年死去,“就会使世界免遭戴高乐政策的损害。”^②由此可见,布·克罗泽对这项政策不仅全盘否定,而且深恶痛绝。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违背了事实,是极不公正的。

戴高乐对美政策的主旨有二,一是打破美国的控制,维护法国的独立和自主。二是争取大国的地位。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第一个目标,这也是这一政策最大的不容抹杀的功绩,还在这项政策推行期间,法国试制成功了自己独立的核武器,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核打击力量,国防能力显著提高;由于驻法美军及其基地的撤除,由于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组织,使法国保证了法国主权的完整,戴高乐的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它的第一个目标——维护法国的独立和自主。至于第二个目标——力争大国地位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实际上由于戴高乐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抨击美国的干涉和侵略,力主与东方缓和关系,法国国际形象明显改观,第五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大大提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美国“在60年代后期的对欧政策,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孤立和惩罚法国而作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其所以徒劳无益,是因为有些欧洲人同意他的意见,另外一些人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反对他。”^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职时曾说过:戴高乐的一生是“一首充满勇气的史诗,一首表达了世界上少有领袖之才的史诗,这种领袖之才,已经使这个伟大的民族在民族大家庭中占据它应有的适应的地位。”^④如果说这纯粹是姿态和吹捧的话,那么它的本身就表明了法国地位的提高。

构成戴高乐对美政策的动机是复杂的。戴高乐既有志于捍卫法国的独立和主权,也图谋争霸欧洲甚而世界。他几乎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法国的“独立和伟大”,这个“伟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霸业。在1944年,巴黎解放还不到一个月,战争仍在法国本土上进行的时候,戴高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宣称:“我们认为,对于战后与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就作出决定,那都是冒险行为,……。人类任何重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法国同意,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⑤两个月后,戴高乐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我国不成为大国,我们就不能维护我们的权利,也就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不顾我们蒙受的损失和苦难,我们要不辞劳苦地恢复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今后法国的主要奋斗目标。”^⑥此时的戴高乐,是法国立足未稳的临时政府首脑,在盟国的眼睛里,他不过是一个自封的领袖,他的法国不过是一个战败投降国,至多是一个小伙伴。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再次出山不久就致书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露骨地要求:“建立三国理事会,世界上重要的政治战略问题应委托给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应有责任在所有影响到世界安全的政治问题上作出共同决定,应负责拟定计划,特别是那些牵涉到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计划,并在必要时执行这些计划。这个组织也应对各相应的军事地区的防务组织负责,诸如北冰洋、大西
(下转第7页)

① 克罗泽:前引书,第819页。

② 同上书,第824页。

③ 《基辛格回忆录》,第142页。

④ 同上书,第143页。

⑤ 戴高乐:前引书,第6页。

⑥ 同上书,第54页。

English Summary of This Issue

Chen Lemin: De Gaulle and Nationalism De Gaulism, as a kind of nationalism, had moved along the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nch history. It implies three dimensions: the French nation and its independence, its status as a big power and the European ideas based on "multinational Europe". In de Gaulle's vocabulary, "great" was a word with special and wide implications. All that he had done since world war II was to make France a "great" nation. what predominant in his European ideas was nationalism. The ideas of his might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establishing a Europe consisting of sovereign states, out of the U. S.-Soviet control and with France as its core and the Franco-German cooperation as its pillar in the prospect of the East-West detente.

Zhou Rongyao: De Gaull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 Gaulle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His great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not be unheede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was the main principle by which de Gaulle dealt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 practice proved the legitimate power of a government came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saving a nation from dire peril instead of the Petain government produced by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That's why the Free France was at last admit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When de Gaulle was in power after World War II, he, putting France above anything else, made successes in the foreign policy. Under no circumstance had he forgotten France's national interest and sovereignty and therefore won honour for his countr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de Gaulle's principle and ide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 in and exerted unique influence o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u Ziqing: On De Gaulle's Policy to the U. S. and the Book "De Gaulle Biography"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principle of de Gaulle's foreign policy was to safeguard the French interest and restore its position as a big power. De Gaulle's policy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gave a full expression to his principle.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motive and role of de Gaulle's policy cont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lieves that the policy, to a great extent, achieved such successes as safeguarding France's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and heightening the French international position. Thus he argues

that the comments on de Gaulle's foreign policy presented in the book "De Gaulle Biography" are unreasonable.

Zhao Zhengxiang: The Increase of the French President's Power and the Stability of its Political Situation De Gaulle, having drawn lessons from the malpractice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republics, adjus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esident,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government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president's power. From the angle of the presidential majority, parliamentary majority and governmental majority,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mechanisms which strengthened the president's power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Fifth Republic. The author thinks that from the Fourth to Fifth Republic, the French power underwent a fundamental change. The Fifth Republic retained the form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assembly meanwhile endowed the president with such a power as belonging to the national head of a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and therefore guaranteed the stability of the French political situation.

Wu Guoqing: De Gaulle's Political Idea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Fifth Republic De Gaulle's political ideas imposed an important and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Fifth Republic. His political ideas directly resulted in the unprecedented capitalist political system - a half presidential and half parliamentary system. The author reckons that this proved accorded to the French national conditions.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of de Gaulle's political ideas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Fifth Republic, he explains that de Gaulle's ideas also show the trend of the postwar capitalist political system, i. e., the decrease of parliamentary role and increase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When analysing either the sources of de Gaulle's ideas or the situ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France, one woul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was not an accidental but inevitable historical outcome.

Li Yuping: De Gaulle and the French Centralised Economy It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entralised power system of de Gaulle's Fifth Republic to enhance the government's power and consolidate its position. De Gaulle's idea of the centralised economy was neither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traditional "state interference" nor the replacement of "market" by "state". It was characterised by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a set of state-monopolised adjustment mechanisms. The "economic miracle" during the de Gaulle period was nothing but a result of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state and market.

必定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一个丝毫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是生存不下去的。戴高乐的功劳在于把法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实际政策上了，而且为法国对待与法国有关的国际事务，确定了行动的框架。法国人可能对戴高乐主义有自己的解释。有的法国朋友跟我说，他不是“戴高乐主义者”，因为他不属于“戴派”；也有人说他之所以不是“戴高乐主义者”，是因为不赞成戴高乐的高傲性格，或是不赞成戴高乐扩大了总统的权限，认为戴高乐在1958年复出后谋求的是“个人政权”，也有的不赞成戴高乐的某些具体政策，如欧洲政策，等等。我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而作为外国学者，确切地说，一位中国学者，在探讨戴高乐主义的内涵时，我是站在法国以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的。

因此，在我看来，戴高乐的政治哲学是继承了欧洲进入近代史期的国家学说，即在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时期的学说——国家的观念、主权的观念，成为一个民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观念。那时国家主权问题是以极其鲜明的方式提出的，因为当时每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者都必须牢牢地确立主权完整的观念，并且要千方百计地保持之。否则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就不可能独立生存。马基雅弗利、让·布丹这些欧洲政治学的奠基人所作的，恰在于把国家主权的观念在理论上确定下来。欧洲的民族国家就是这样定型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的观点虽然受到联邦主义、世界主义的批评，但是每当遇到民族矛盾时，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仍是不可动摇的。戴高乐的思想正是顺着这条线延续下来的，没有了主权，也就没有了民族，我想，这是戴高乐几十年政治生涯中得出的最简单、也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上接第14页）

不弃戴高乐的原则方针的结果。当然，前面已提到过，这种独到作用，是战后特定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产物，进入90年代，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雅尔塔体系的逐步解体，美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随着苏联东欧局势的激变，随着德国统一进程

的出现和加速实施，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许多人们始料不及的问题，众多国家都在运筹调整各自的战略方针，以便在新格局形成之前的不稳定时期站稳脚跟。在新形势下，戴高乐的原则方针还起不起作用，法国的方针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她是否还能起到过去那种独到作用，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上接第20页）

洋，太平洋和印度洋。”^①这就是说由英美法美三国主宰世界，并划分势力范围，其争霸之心溢于言表。当时戴高乐所代表的法国，尚处于内战和分裂的边缘，连一件核武器也没有。此后他一直为此与英美讨价还价，90年代他还想把西德从美国的核伞下争取过来托庇于法国的核保护，其时法国的核武器较之英美只不过是个刚出胎的婴儿。戴高乐对抗美国所提出的“欧洲人的欧洲”，实际上

就是法国领导下的欧洲，毋庸置疑，戴高乐的对美政策中包含着争霸的因素，这一点，正体现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戴高乐奉行的对美政策捍卫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客观上有利于世界和平，顺应了国际反霸斗争的潮流。批评这一政策给法国带来了分裂和灾难是没有根据的，更没有理由全盘否定。

^① 克罗泽：前引书，第631页。